

春来杜鹃红满山

■王丕立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中深情地描摹了江南花红水绿的自然画卷。说起春花，最让我动容的是故乡春天里漫山遍野的红杜鹃，杜鹃花也叫山踯躅、山石榴、映山红，在我们家乡，人们就叫它杜鹃。每当杜鹃花像火一样在每片山坡上燃烧的时候，鸟儿的叫声便稠密起来。黄鹂、布谷、知更鸟一群群在林间穿梭，山林迅速结束了冬季漫长的冷清，变得沸腾起来。水声响亮了，田埂的阙口里涌动着碗口粗的水流，偶尔还有宽体的鲫鱼和胖皮鱼顺流而下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弯白花花玉带飘然而动。

我想，这些生动都是展演给满山的杜鹃花看的。

杜鹃花远看如一团团火烧云染红了天际，近看如一朵朵绸绢花，柔软、鲜艳得让人心醉。孩子们终于禁不住诱惑，一口气跑到花边，怔在那里。花太美了，花瓣皱起丝绢的细褶，有如锦缎一般的质感。虽然老辈人告诉我们，花瓣可食用，但谁也不忍“暴殄天物”。“回看桃李都无色，映得芙蓉不是花”，白居易曾这样赞颂杜鹃花的美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杜鹃花开时，杜鹃鸟也叫得卖力。儿时的我们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专拣那些酸楚、凄美的故事一一传讲，印象最深的是杜鹃啼血的故事。春秋时代的望帝称王于蜀，相思于大臣鳖灵的妻子，鳖灵治水成功，望帝以其功高，禅位于鳖灵。在这之后，望帝修道，处西山而隐，化为杜鹃鸟，至春则啼，滴血则为杜鹃花。这声声啼叫是对那个梦牵魂绕的佳人的呼唤。

我们不去管那故事的色彩，只把那些故事当做信息贫乏世界的一种谈资，在大孩子窃窃私语之际，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小孩子竭力往大孩子堆里凑，同时生出盼望长大的热望。长大了就有资格谈那些杜鹃鸟一类的事情，还可用杜鹃花来装饰自己的小房间，让大娘大婶夸几句人比花美一类的话。那开遍山岗的杜鹃花，启蒙了我们对美的渴望，对美好情感的期盼。

如今，稍大点的孩子不是进城读书就是进城务工，家乡的山坡上很少有与杜鹃花媲美的笑靥了，可我在梦里仍常常徜徉在杜鹃花海中。去年3月，我们特地为观赏杜鹃花去了趟老家柯家壩大山，山上杜鹃花盛开得如一团团火焰，我们像一群孩童欢呼雀跃。寂静的山林仿佛被水洗过，我们一边贪婪地吮吸那有些甜味的花香，一边用目光抚触汪洋恣肆的花朵。那一瞬间，感觉整个世界一片澄明。

今年杜鹃花又含苞，我们早已相约，去乡下看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

花房

■张钰东

铁家桥巷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间花房。原先的记忆里，那好像是一家小书屋。花房紧靠在一棵老树旁，冬天的日子，巷子里光秃秃的，花房和老树成了唯一的风景。说是巷子，其实很短，巷头巷尾长不过500米的样子。

花房取名木生。一块牌子挂在门口，小小的一块长方形牌子，用水笔写的两个字：木生。边框是树皮做的，很有特色。屋檐下还有一块圆圆的牌子，算是正儿八经的招牌，也是两个字：木生。花房面积不大，最多15平方米，一间半房子。屋檐下挂着各种盆栽，主要是文竹之类。门口和室内摆放着很多盆景。室内除了盆栽之外还有干花、鲜花两类。从墙上到地上再到桌子上，林林总总不下30种，几乎长满了整个房子。高高的平安树、文静的滴水观音、飘逸的文竹、高贵的君子兰，还有长寿花、富贵竹、吊兰、柠檬树、澳洲杉、小叶紫檀等，总是恰到好处地摆放在房子的每个角落，像一幅立体的山水画，更像一间精致的少女闺房，温馨而神秘。

花房的主人是两位年轻的姑娘。妹妹长发飘逸，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，邻居们叫她蝶儿。蝶儿极少说话，总是低头细心地伺弄那些花儿。有客人问起，栽玉宝的罐子怎么打破了一块？蝶儿拢了拢长发说，那是小区的阿姨丢了不要的，残缺也是美。很多花盆是蝶儿到处淘过来的，鞋子、罐头、酒瓶子，乃至于喝水用的一次性杯子，在蝶儿看来都是极具灵性的器物。

我问蝶儿为何花房很少有插花。蝶儿低低说，插花不好养，活不了几天，有些残忍呢。第一次听卖花的如是说，我倒是一愣，难怪蝶儿会把干花摆放在盆景之间，让它们看上去仿佛也有了鲜活的生命。去年冬天，湖南遇上了极寒天气，蝶儿的花儿冻死不少，蝶儿很是难过，说是第一次遇到。仿佛一位母亲没有关照好自己的女儿，那份愧疚至今写在脸上。

姐姐叫彩儿，短发，一身藏青色的夹克和裤子没能遮住青春的活力。彩儿很干练，手里总是拿着个小本子，谈价的时候不忘告诉你都是街坊邻居，不会狠你（宰你）。

彩儿的本子记录的是主顾的买花时间和品种，好隔三差五地叮嘱他们浇水和施肥以及晒太阳的时间。

一间半花房，两位如花的女子，老旧的巷子从此被赋予了新的活力。有诗人说，你不来，花不开；有一首歌叫，你不来，船不开；这间叫木生的花房，你不来，门照开。

